

心弦

## 三上南山岗

王剑波

站在清溪北岸,抬头就看到了南山岗。

早年,我生活在桑洲这个山中小镇,南山岗就像一道巨大的画屏矗立在面前。从春天的翠绿到夏天的葱郁,经过秋天的丰盛,直至冬天的萧瑟,它用不同的色彩和景象,向小镇的人们传递着四季更替的消息。但在一个少年的眼中,南山岗又是那么遥远,隔着一条约奔腾的溪流,隔着一片阡陌交错的田野,可望而不可即。

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了南山岗。应该是1971年吧,南山岗发现了煤矿,一时间就像一块刚从岩层中发现的宝石,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一些原先在泥里水里耕田种地的农民,放下犁耙锄头,拿起铁镐风钻,成了煤矿工人;通往南山岗的机耕路也修起来了,拖拉机、手拉车,各种运煤工具蚂蚁搬家般在路上移动。因为有了煤矿,南山岗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高也更近了,坐在教室里似乎也能感觉到远处传来采煤的声音。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采煤应该是怎样的声音,也许像钢钎撞击石头那样清脆,也许是铁锄挖入泥土那般沉闷,但也正因为是想象中的声音,才使少年之心更加激动难安,恨不得立刻就去南山岗。

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决定去南山岗担煤。那是一个夏日,为了避免正午的酷热,我们一早就挑着畚箕上路。从陈家岙开始沿着古道向上攀登,路边的山坑水叮咚作响,坡地上种着苞芦和番薯,树丛或竹林后面,时有烟灰色的农舍出现,一路上的景色与其他山岗并无两样,大家熟视无睹,默默地走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

气氛的变化有点突如其来。就在同学们埋头走路的时候,有人突然发出了惊叫:“哦哟!快看啊!”我随着喊叫者的目光转过了身——啊!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只见前山头岗连着扁担

岗,巨龙横卧在南山岗的对面;铺展在山谷中的桑洲街,就像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老人,疲惫而又轻松地休憩在卧龙的身旁;清溪从西面的青山间迤邐而来,像舞动的绸带从老街一侧飘过,一路蜿蜒向东而去。这时正是早上八九点钟光景,阳光明亮,山风轻拂,一群少年站在南山岗上,居高望远,看到了家乡山水的另一种姿态。

煤矿并没有想象中的壮观,听不见隆隆机声,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挖煤场面,也许这一切都隐藏在深深的坑道里面。我们在山坡堆场上将似泥似炭的煤块装进畚箕,便开始返程。因为肩负重担,走得有点累,便找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歇息。这时看到远处山坡上有屋宇隐现,有人猜测那是山头槽的紫云庵。马上有同学质疑,都破四旧了,哪里还会有庵?被质疑者不服,说是不是庵不知道,但听老辈人说过,山头槽祈梦很灵验。接着就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清同治六年,天台武举人陈继孟上京赴考前,留宿紫云庵预卜仕途,结果空无一梦。懊恼之际,忽听睡在旁边求子的东岙人说梦到一根毛竹一劈两开,并说梦境中有神仙指点,想要解梦,必须找睡在旁边的状元郎。陈继孟听后大喜,说:一根毛竹一劈两开,恭喜你会有双胞胎。结果,陈继孟上京应试中了武状元,东岙人生下了双胞胎……身处破旧立新的年代,我并不相信这神乎其神的传说,但心里还是有一分暗暗的惊奇。

再去南山岗,已经是2009年农历的十二月廿九。这次我是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山村过年。中巴车行驶在盘山路上,快速而平稳,虽然是冬天,车窗外的山色还是一片苍绿。我向车上的当地同志打听煤矿的情况,他说早就关掉了,煤的质量差、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这些年南山岗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已经成了“望海茶”的早茶基地。南山岗上种茶叶我是知道的,但不知道已经形成规模和品牌。望着山坡上一垄垄茶树,我想象着春天的南山岗,仿

佛看到了轻风吹拂、雨雾飘渺,漫山遍野新茶吐翠的景象。

去的是团结村。这是几个村庄合并后的名字,我们到的自然村叫夏家。这才想起,玉英姐的家就在这里。她是我奶娘的女儿,当年从清溪出山的坑口村嫁到南山岗,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土地政策的放宽,全家离开山村,去鄞县东乡承包田地种植粮食和蔬菜,并在那里买了房子落了脚。

除夕前夜的夏家村,宁静之中透着欢乐,屋舍的廊下挂着红灯笼,门楣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据说村里有800多亩茶园,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茶叶,不少人家造了新房。进村时已近傍晚,一下车村里老乡就带着我们去村边的古树群。这是一片有着近50棵古树的林子,每棵树都有标牌说明:沙朴、枫树、香樟、柏树、溪枣、红豆杉……这些在山岗上经受了几百年雨雪风霜的古木,树干苍老峥嵘,枝叶却繁茂茂盛、充满生机。置身于夕阳余晖下的古树群,禁不住产生古老与新生、岁月与人事的无尽遐思。

几个同事饶有兴趣地和村民一起捣麻糍,我一个人在村子里转悠,竟然遇到了姐夫夏承虎。一年前姐姐夫先是骑着三轮车卖菜在街头被汽车撞伤,后又坐在轮椅上跌倒,最终不治离世。之后姐夫就经常回老家居住。他并不知道今天我要来,惊喜之余连忙将我带到家中。他新造的房子坐落在村庄高处,站在屋前了望,群山莽莽苍苍,暮色中想起姐姐,心中更觉无边苍茫。他们的几个孩子已经分别在深圳、宁波成家立业,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到老家。从南山岗去远方寻找更好生活的并不止姐夫一家,但无论走到哪里,他们的心终究离不开这座山岗。

我最近一次到南山岗,是在今年春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去观赏油菜花,距上一次来这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些年,南山岗的油菜花名声远扬,“不老南山,花漾桑洲”已经成了一张诱人的名片。一路上,我在脑海中搜索着关于家乡油菜花的

记忆,但总是零零碎碎、模糊不清。桑洲山多地少,在公社年代,仅有的一点土地全部用来种植充饥的粮食。那时有油菜吗?也许有,但最多只是在房前屋后、田脚沟边零星种植,不可能形成规模。山岗上当然有花,但那都是迎风开放的野花,传说中的几千亩油菜花海,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我们带着好奇去赴一场事先张扬的花事。还是那条上山的路,但变得更为宽阔平整,柏油铺成的黑色路面,车轮碾过,悄无声息。刚出桑洲镇区,就远远地看见了山坡上的一抹金黄。随着汽车不断盘旋上升,金黄的颜色慢慢地成块连片,潮水般从两侧车窗涌了进来,令人目眩神迷。而当我们站到观景平台上的时候,看到油菜花铺天盖地,就像金黄的瀑布从山岗上倾泻而下,碰到一道一道的田埂石坎,便一波三折、层层叠叠,犹如波浪般翻卷。南山岗,真的成了油菜花的海洋!

观赏油菜花的游人熙熙攘攘,一些村民在村口路旁摆起小摊,售卖山岗上出产的茶叶、笋干和麦饼等特色食品。在南岭村,我遇到了老乡王秀玲。她在县城当了二十多年的幼儿园园长,2015年回到南山岗,利用老宅办起了民宿“南山驿”。这之后,南山岗上的民宿一家一家多了起来,在南岭村我们就与好几家民宿不期而遇:楠山南、花源里、桑里云烟……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为古老的山村增添了浪漫色彩,油菜花带动的旅游产业也为村民增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

站在南山岗,又一次俯瞰家乡的青山绿水,我想起了三次来到这座山岗的所见所闻,甚至记起了半个世纪前听到的关于山头槽祈梦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有过多少梦想,一辈又一辈的人为了实现梦想又饱尝了多少艰辛!而今站在这铺满鲜花的山岗上,我也有一个心愿,这就是祈盼家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梦想成真。

## 红叶李的梦想

应芳芳

那片花树林是真的消失了。可心里总觉得不甘心不相信。冥冥之中,似乎有遗落下的树苗在荒野里茁壮,并结果。一个初夏的午后,日光倾城,牵了小乖的手:我们去找甲壳虫。

被翻了个底朝天的土地,石块狰狞,寸草不生,仿佛这里从没出现过树林,荒凉地泛着惨白的光,灼得人心烦气躁,巴不得立刻离开。

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小心地避开早已枯死的枝杈叉叉,极目望去,河对岸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钢筋水泥的热浪似饥饿的蛇,吐着信子正逐渐地向我脚下吞噬而来。这片曾经的花树林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拔地而起着繁华都市的喧嚣,我的午后,再也难寻一树的阴凉,在远离尘世的静谧时光。

准备离去时,路边几棵低矮瘦小,似乎是被遗弃的红叶李的枝丫牵扯到了我的长发。抬头间,若隐若现的李子,在红叶丛中向我发出诱人的光泽。许是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为报答痴爱这片花树林和李子的人们,特地留下几棵无心插柳的小树,以悼念从前十年的花期,和果期。

庆幸在这片树林消失前,得以领略置身花海的绝美感受,并留下无数的情影留作他日的纪念。

哀伤在这片树林消失时,目睹工人挥舞着钢锯砍伐下一棵棵即将结果的花树,流离失所的甲壳虫,寻不到回家的路。

感恩那位善良的林主,留下这几棵,回赠赏花觅果而来的人们。

只是,大片的树林被砍伐后,人们再也不来这里采摘果实、野餐休闲,聆听知了欢唱、百鸟争鸣。

地上落满了李子,红艳艳地躺在泥土里,慢慢地干枯,默默地融入土地。还有些不甘坠落的,似裹着红衣的天使,期待一双温暖的手,带它们离开这里即将的机器轰鸣,去向远方。远方,静谧美好,没有喧嚣。

将泥土里,枝梢上,还未裂开的李子装进了兜里,带回家。看它们洗净了尘土,干干净净地躺在洁白的瓷碗里,似酣睡的宝宝,美梦着它们的理想,纵使仅仅看着不吃,也觉得很是美好。

如果你在山野走过,别忘了回眸路边不知名的花草丛中,不时地冒出几株红叶李的小树苗,在午后的暖阳里,微风中,轻轻摇摆着它们刚生发起来的腰肢,笑得烂漫无比:只要一捧土,它们其实哪都可以安家。

诗苑

## 在柳树前看河

天健

散步

夜晚去小区散步  
风洗着脸  
单调的声音  
像某种语言  
比白天孤独

树与草各自站立  
灯光照看  
仿佛在  
复制坚守

夜将视线收回  
更多景象被淹没  
这深不见底的黑

我独自行走  
从一处到另一处  
漫无目的  
从明到暗  
连灯光都替我担忧

椅凳

静候的模样  
不同地方摆放  
承载重量  
也对抗光阴

俗世的男女  
不论贫富贵贱  
一样对待

偶尔被词语定义  
挪作他用的外表  
不影响内心

很少讲出处  
制造者也只是桥梁  
将愿望伸向人间

一起一坐,它默许  
短暂的喧哗

雨水

多像天空忧伤的泪水  
把一辈子的话倾诉  
把溪流感动,泥土唤醒。

高远属于天空,辽阔属于大地  
名字是季节赐予。

从高处到低处,从暖到冷  
去往不同地方

雨水志向已定  
不被榨干,不被吞噬  
都不会轻易结束

雨水带走尘埃,给傲慢以谦卑  
给枯竭以希冀。雨水  
渗入根脉  
变成别人的日子

写诗的人

将背后督脉朝向烈日  
颈部的大椎穴渐热  
饱食阳气之身必须让眼睛  
坚持站在阴暗一边  
争分夺秒,赶在移动的影子  
流逝于思绪之前

喧闹声从四处敲击着耳门  
像是街头拉客  
但在完成一场使命前  
再多热情会被拒绝

身体保持了阴阳平衡  
这是属于他的生活  
要把无明之暗如同影子一般  
搬出来晾晒  
并用象征的词汇铺设出  
伸向彼岸的通道

在柳树前看河

在柳树前看河  
光线撮合之影躺在水面  
任由风抚摸的波纹  
重复时间片断

似乎各自遵循辩证  
扎向土地之根不会松懈  
暗中传递活力  
光彩都给了枝叶

影子保持柔情  
水面截取古板和高大  
替它们说出内心  
像事物正反面  
对应着阴阳

在柳树前看河  
看久了,会回到从前  
时间和地点都被过滤  
河面如镜子般拖出  
湿漉漉的往事



雁苍山  
潘王寿

第861期

光影

## 如幻似梦南山岗

(清溪客 摄)

## 父亲的山野

袁聪莲

父亲喜欢山野。父亲出生前,爷爷以他极端的勤劳和极度的节俭,挣下村子里一大片山和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成年后,曾经问过父亲:土改的时候,村里为什么没有把爷爷定性为地主或者富农?父亲说,因为山里人明白,爷爷的家产仅仅是靠辛劳挣下的,他没有剥削过谁。

爷爷当年的家产留给父亲的只有一间弄堂里的房子,而他传给父亲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财富。

父亲对劳动充满热情。当时生产队按劳动能力给社员计工分,父亲是个满十分的劳力。他干活从不拖拉,也不讨巧,常常是主动多干活。记得有一次,父亲顶着烈日给生产队里的一片农田喷农药,因农药中毒支撑不住,头部着地狠狠地摔倒在田边的大岩石上,幸亏被人发现,送回家来。后来听说临近

中午时,队长都几次喊父亲回家吃中饭,下午继续喷药;而父亲想着农技员的说法,烈日下喷农药杀虫效果好,悄悄留下,给自己加活。当时年幼的我,没有意识到危险。多年以后,父亲提起,那次摔跤的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他。

我们家孩子多,母亲身体不好,又没个老人帮衬,全家仅父亲一个劳动力。他俩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们挨饿。生产队收工后,父亲总是很晚回家,他会转到或近或远的山野,有时带些柴火回家,有时到自留地里再干点活。母亲烧好了饭,全家人就眼巴巴地等父亲回家。有时候实在太晚了,母亲和我们心神不宁,去村口或更远的地方去“望”父亲。母亲不说,我们也懂,她担心父亲出意外,尤其是夏天,但农村忌讳说不吉利的话。

父亲再一次成为土地的富有者,是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村子里率先把高山上的梯田承包到

户。被母亲戏称为“一贯手气差”的父亲,果然抽到了生产队里最差的田,那是村里海拔最高、分布最散、田丘最小的“山田”。那些梯田是生产队从竹林里开垦出来的,占据了半个海拔500米左右的山坡。面对母亲的埋怨,父亲破例没有生气,而是自责地笑笑。从此,父亲早出晚归,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就泡在那片离村将近一小时路程的高山上。

父亲爱上了这片山野!他用柴刀和锄头把田丘间的荒坡“摸”了个遍,开垦出一小块又一小块的土地,平整一点的种水稻,陡坡种南瓜和番薯。夏天,父亲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南瓜回家;秋天,杂交稻、番薯大丰收。这一年,父母终于不再愁吃不饱我们的肚子了。后来,村里彻底分田到户,温饱问题解决;再后来,家里有了存粮。父亲不再在山上种南瓜番薯,而是开始在自己开垦的那部分土地上“养”竹,率先在村里实施退耕还林。

父亲年近六旬时,禁不住亲友

撺掇,外出打工。虽然他认识到种田的经济效益远不如打工收入,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土地,父亲一方面加快了退耕还林的步伐,一方面增加了蔬菜瓜果的品种和种植面积。

年过七旬的父亲,还是离不开山野。秋冬上山背竹,春来上山掏笋,起早摸黑伺候他的菜蔬。那天我回家,母亲提起老父有次天刚亮就上山砍竹子,大中午后都没到家,把她急坏了。父亲听后对我说:我以前一趟可以背三百多斤呢,现在怎么了,这点竹子大半天还背不下山?

父亲至今仍以山野为乐。母亲心疼父亲,她和父亲商量着少种点菜蔬,可是老父的菜园子“遍地开花”。每年自留地里收获颇丰,母亲扳来玉米,掏来花生,摘了黄豆、蚕豆、豌豆,剥好豆粒,冻在冰箱里,等着外地的儿孙们回家时尝尝鲜。

每次到家,问及父亲,母亲总是说:你爸山头(地头)去了,还没回!这不,母亲来电话了:你爸种的杨梅好吃勒!